

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

高志忠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 / 高志忠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9146 - 6

I. ①明…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代 ②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6.2 ②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03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

高志忠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146 - 6

2012年8月第1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6
定价: 65.00元

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索若何。後于禁苑隨花柳，無後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懷歸夢遠，春深空道好音多。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

此萬曆時官宦王翱《詠籠雀》詩也，何其有味！首句更可圈可點。明代官宦人數頗眾，其中亦有高才，深刻影響明代官宦文化。高志忠博古經多年研究，官成《明代官宦文學與官宦文藝》等著，取材宏富，持論謹嚴，可喜可賀。此書行將面世，高君索序與余，乃寫此數行，權充序也。

王春瑜 壬辰立秋後一日於片屋



序

志忠的这部《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将要出版，嘱我作序，我义不容辞。志忠 2007 年从我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此前，他在政府机关做过公务员，按其能力和性格，跟这份工作有相当高的匹配度。但他对学术有执着的追求和热爱，所以放弃了公务员的工作，转而攻读硕士学位，2007 年毕业后又到中山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这部书稿，煌煌二十余万字，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承蒙商务印书馆厚爱，予以出版，以资研究者需要，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作为导师，我熟悉志忠研究这一课题的全过程。“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即便在几年后的今天，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仍然不多。究其原因，在于这个课题属于“冷门”，许多资料未经整理，研究难度大，而且后续研究空间难测，对以后的就职也无任何可以乐观的帮助，因为它不够普及，不够“大众化”，受众少。但我仍然同意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创新又必须是有意义的。学术创新，是当今学者的共识，但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有意义的。近年有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了创新，钻“冷门”，从故纸堆中寻找一些实际上已经“死亡”，在历史上无意义，于今人也无价值的题目来做。创新是有了，但价值并不大。志忠钻研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不止创新，而且有其特别的意义。

宦官文学，狭义地讲，指宦官创作的文学作品；广义地讲，也包括宦官的文学活动。志忠将视角聚焦于明代宦官，又有其特别的考虑。中国自古就有宦官的制度，明代宦官的特点在于其对社会政治的参与、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朝代。像王振、刘瑾、刘若愚、冯保、曹化淳、金忠、魏忠贤等均是有名的太监，尤其是王振、刘瑾、魏忠贤三人，对明代政治的影响，一点也不能低估。这些太监，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文学艺术的创作，有的还特别喜欢附庸风雅，与文人交往。有的则对文人实行两面手法，或打或拉，在文艺领域同样发生影响力。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茶陵派文学集团、李梦阳七子文学集团与大宦官刘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即是明显的例子。从这些宦官的文学创作中，不仅可以看出宦官的文化修养，还可以从中窥见宦官的精神世界。此外，研究宦官与文人的互动，可以了解宦官与文坛的关系，对文人命运及文学创作趋向的影响，甚或是宦官与文人、文坛、政坛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明代宦官文学及其文学活动，不仅在明代文学研究方面有意义，更对明代宫廷政治、明代史学研究有意义。

宫廷文艺，也是过往学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宫廷文艺，既指宦官所创制的艺术品，也包括有宦官参与的宫廷戏剧、曲艺、杂耍的表演。这是明代宫廷生活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宦官参与甚至是主导的艺术活动。研究这部分内容，展示了宫廷生活世俗的一面，发现了宫廷与民间社会相联系的环节。对于明代宫廷生活及社会史研究，也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内容丰富，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开拓了宦官文学的新领域，也展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宫廷生活场景与历史画面。该书研究了明代宦官文学创作内容及风格的多样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宦官于禁锢困居中的孤独寂寥，在闲淡交游中的超然自适，倾心佛道的玄想冥思。作者还注意开掘宦官诗文中所记录的市井里巷的俚俗生活，走出宫廷看社会，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宫廷戏剧杂艺表演是该书浓墨重彩予以关注的部分，其中可以看到宦官演戏种类的繁多，如打稻戏、过锦戏、水傀儡戏、杂耍百戏、宗教说唱及内操扮

武戏等，据戏剧专家讲，其中有些戏种过去未有人关注过。书中所搜集整理的明代宦官伶人，如阿丑、王瘸子等人的来历及生活场景，记录的宦官伶人优语，也都引人入胜。

虽然书中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对宦官文学作品的搜集不够全面完整，开掘不够深入，对宦官与文人、文坛的关系论述得也略显粗疏。但作为开拓性的研究，仍有其重要的价值。志忠的著作，不以理论锐气见长，而以踏实严谨的钻研见功。在研究中，他秉持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原则，所有的论点均有材料的支撑，凭材料说话。所以，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

该书的若干章节曾发表于国内多个刊物上，受到欢迎，也可见这一研究的价值。今天，这部著作得以面世，为更多的读者知晓，其对学界的意义也会逐渐显露出来。回想志忠几年前由内蒙来到广州，还相当稚嫩，今天他已成为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高兴之余，也寄望他百尺竿头，继续他学术研究的梦想！

孙立

2012年5月10日于中山大学

目录Contents

绪论 // 001

第一章 明代宦官的文化教育和诗文创作 // 013

第一节 内书堂教育与知识型宦官 // 013

第二节 多元教育与知识型宦官 // 026

第三节 明代宦官诗文写作述略 // 034

第四节 明代宦官诗文作品存佚考 // 054

第五节 明代宦官诗文作品内容与艺术 // 064

第二章 明代宦官与宫廷戏剧（上） // 079

概述 // 079

第一节 宦官演戏的历史渊源与建制变更 // 081

第二节 明代帝王的戏剧喜好与宦官演戏 // 086

第三节 从教坊司到钟鼓司看内外廷演戏的“离合” // 101

第四节 从钟鼓司到玉熙宫看内廷演戏的“嬗变” // 112

第五节 宦官演戏在帝王娱乐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 128

——以武宗朝、熹宗朝为中心

第三章 明代宦官与宫廷戏剧（下） // 142

第一节 宦官演戏种类述略 // 142

第二节 宦官伶人优语举隅 // 159

第三节 宦官演戏剧场考略 // 171

第四节 宦官演戏剧目考略 // 182

第五节 宦官演戏艺术特征 // 193

第四章 明代宦官的其他文史艺术杂作 // 208

第一节 刘若愚《酌中志》的文学研究 // 208

第二节 金忠“版画故事”研究 // 226

第三节 汤盛《历代年号考略》等其他 // 244

第五章 明代宦官与明代文人关系研究 // 248

第一节 明代宦官的诗文交游 // 248

第二节 从碑传文看明代宦官与文人的关系 // 271

第三节 宦官专权下的文人命运（上） // 288

——以王振、刘瑾、魏忠贤为中心

第四节 宦官专权下的文人命运（下） // 302

——以刘瑾与李东阳等为个案兼及魏忠贤与东林党

第六章 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学关系研究 // 319

第一节 宦官专权下的文学走向 // 319

第二节 宦官专权下的文学风气 // 337

第三节 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学、文化传播 // 348

第四节 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学主题的影响 // 361

结语 // 371

附录：明代宦官文人传记资料辑录 // 373

主要参考文献 // 386

后记 // 400

绪论

一、问题关注

宦官历来为文人所不齿，把持话语权的文人对他们的描述自然也以贬斥批判居多，所以，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他们是一群生理、心理都有缺陷的供帝后驱役的奴才，一旦受宠便擅权干政、祸乱朝纲，尤以明代为盛。学界对他们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政治层面。

就明代宦官而言，总体上文化素养不高，直接涉足文学领域不多，他们与文人的关系以及对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深广，以致这其中的各种情况往往易于为人所忽略。

事实上，由于明代有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加之充当帝王伴读、交游文儒等多元途径，在这一特殊群体中又形成一个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知识型阶层，他们怡情翰墨，广泛参与宫廷文化事务，其中不乏善诗能文、著书立说之人。可惜这些宦官诗文又大多散落、佚失，为数不多的存世作品也不为学界重视，搜集、梳理、解读他们的诗文作品，对于了解生活在特定场域内的特殊人群的文化教育情况、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以及他们与周边人物的交际往来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诗文之外，明代内廷三大戏曲演出机构——钟鼓司、四斋、玉熙宫，全部为宦官所职掌，他们不仅专事帝王后宫娱乐活动，而且常与外廷教坊司有业务交通往来。演戏宦官在继承与学习现有曲本的过程中，又有针对性地吸收、改编甚至新创一些更适合于内廷演出的曲本，以迎合帝王口味。为了取悦帝王以邀宠获权，他们还不时与外廷教坊司展开竞争，学习、引进新戏。同时，又与外廷文儒冲突不断，以致展开了或以戏曲或以经筵为工具和手段的帝王争夺战。政治斗争之外，就明代宫廷戏曲的发展、繁荣来说，这又不啻是一大幸事。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明代宦官人数众多、势力庞大而又屡屡专权，他们与文人在政治层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常常导致文人政治命运、文学命运多有波折，二者之间时而互相驱动，这又直接关乎士风、文风等问题。总体而言，明代宦官与文人之间或友好往来、或权力争斗的复杂关系，对于整个明代文学生态的发展来说，既有促进和建设的一面，也有阻碍与破坏的一面。在政治层面，专权宦官成为文人或谄媚讨好或极力批判的对象，从而导致文人的政治分野，连带造成文人团体的分化与重组，也相应带来文人的命运变更、心态变化、文风转变等等，文人的文品、政品、人品也在与宦官的各种关系中呈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广义而言，这些和宦官有关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可以纳入明代宦官文学这一大范畴之中进行整体观照，即明代宦官与明代文人、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说明代宦官与文学生态的研究。

可惜，这些在文学层面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关系及影响，又常因为宦官特殊的身份和文人的偏见，以及人们将更多的关注投入到政治层面而被忽视。总之，无论是对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本身还是宦官专权下的文人生存状态、心态以及整个明代文学生态而言，这既是一个视角新颖的选题，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填空补缺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从文学角度全面研究明代宦官的专著尚未见到。就论文而言,也只有两篇:一是王春瑜先生于二十多年前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篇短文《说明代宦官诗》^[1]。王先生综合《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酌中志》中列举的几位宦官诗人,举出其中龚辇、张瑄、傅伦、张维、孙隆诗各一首,王翱诗二首,并就王翱的《咏笼雀》进行了些许点评,全文意在指出明代宦官群体中有几位宦官诗人的存在。二是杨立志《明代宦官咏武当山诗考释》^[2]。作者在点校整理明清时期纂修的《大岳太和山志》时,又新发现了以上作品中未见的明代宦官咏武当山的诗作七首,并就这些宦官的生平和诗中涉及武当山的典故略作考释。这是目前仅有的直接研究明代宦官文学的论文。而这相对于明宫内廷培养出的庞大宦官文人阶层以及他们的若干诗文作品而言是不匹配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的宦官诗作品散落在各种典籍之中,没有人系统整理,为研究者所见的面世作品仅有以上二人所见十多首诗歌。而笔者历时一年之久专门走访整理,发现有诗文联作品的宦官文人多达三十三人,其中七人有完整的诗文集,可惜存世的目前仅见四人,即龚辇《冲虚集》、刘若愚《酌中志》、金忠《瑞世良英》和《御世仁风》,及《曹化淳遗文录》。仅就诗歌而言,存世所见的五十六首,百分之六七十为笔者搜寻到的第一手材料,从未有人研究过。完整文集的研究更是没有,除《酌中志》被当作历史文献研究外。即赵凯《明末宫廷内幕的珍贵史料——〈酌中志〉》^[3]、舒习龙《明末宫廷史事研究的力作——〈酌中志〉评介》^[4],二人主要论述了作者生平、著作流传情况,以

[1] 王春瑜:《说明代宦官诗》,《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杨立志:《明代宦官咏武当山诗考释》,《鄱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3] 赵凯:《明末宫廷内幕的珍贵史料——〈酌中志〉》,《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4] 舒习龙:《明末宫廷史事研究的力作——〈酌中志〉评介》,《长江论坛》2007年第3期。

及书籍本身的史料价值等。后者在论述此书的学术价值时简要提及人物刻画细致入微，颇有文学色彩，仅此而已。

广义地讲，本文所指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包括和宦官相关的一切文学艺术活动。而在明代，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党社等，多有朝中名士的主盟或参与，这些人与宦官在政治层面常有交通往来，其中利害关系又不可避免地会延伸至文学层面。孟森《明史讲义》云：“历代宦官与士大夫为对立，士大夫绝不与宦官为缘。明代则士大夫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1]所以，那些政权执柄者、文坛主盟者，他们作为明代众多文学团体的领袖人物，都难以脱去与宦官的干系。那么在研究他们及和他们有关的文学现象时，其中自然会涉及与专权宦官的关系，这也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目前而言，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综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概述性研究

概述性研究指的是，在作者的整体研究对象中，宦官只是作为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考虑进去，并对其作用和影响给予概貌性叙述。如王春瑜先生在《明清史散论》中，有一篇专论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化，他是从破坏和建设两方面辩证地来看明代宦官对文化的影响的。王先生认为：“明代某些宦官在文化方面的建树，从总体上看，比起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化的破坏、阻碍作用，毕竟是次要的，我们在评判其历史作用时，切不可夸大。”^[2]

冯天瑜先生在《明清文化史札记》中，则有专节论述宦官干政给明代文化打下的烙印。他将宦官干政对明代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宦官是明代酷烈的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推行者；第二，守身清正文人与宦官屡屡发生冲突，是明代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第三，揭露宦官专政的罪恶，反映民众

[1] 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页。

[2] 王春瑜：《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59页。

与宦官之间的斗争生活，是明代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

王春瑜和冯天瑜两位先生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基本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他们的作用的。又，商传《明代文化史》总论中也较为宏观地谈到了明代文化专制中，专权宦官亦参与其中，制造了一些文字狱等祸害活动。

此外，丁易《明代特务统治》，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何伟帜《明初的宦官政治》等书对明代宦官的特务活动、宦官制度的渊源、宦官知识化问题、内廷组织机构、宦官人物传记以及宦官与皇帝、士人的关系也进行了不少有益的论述，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专著之外，一些论文也有进行概述性宏观论说的，如王齐洲《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文章从三个方面讲了党争对明代文学的主要影响：“一是党争刺激了文学社团的勃兴；二是党争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及创作风格产生了直接影响；三是明代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对党争的直接反映。”^[2]这一论说为研究明代阉党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另外，李绍强《皇帝、儒臣、宦官间的关系与明朝政局》^[3]、冷东《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4]、赵兴元《中国古代宦官是非论——以明代成化年间宦官活动为例》^[5]、山昌岭、张安福《宦官专权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分析》^[6]、齐畅《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7]等研究亦较为综合，涉及宦官与皇帝、文臣的三角关系、宦官的评价问题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宦官提供了不少思路，也开阔了视野。

[1] 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5页。

[2] 王齐洲：《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古典文学知识》1992年第6期。

[3] 李绍强：《皇帝、儒臣、宦官间的关系与明朝政局》，《齐鲁学刊》1988年第2期。

[4] 冷东：《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5] 赵兴元：《中国古代宦官是非论——以明代成化年间宦官活动为例》，《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6] 山昌岭、张安福：《宦官专权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分析》，《济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7] 齐畅：《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兰州学刊》2007年第9期。

以上宏观论述基本廓清了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化的大致关系，其中有些方面已延伸到文学领域，只是尚未就此展开相关深入研究。

此外，在郭万金的《明诗文学生态研究》中，也涉及了宦官对于整个明代诗歌生态的作用。他认为：“太监虽然没有阁臣的身份顾虑与道统观念，但其有限的知识修养，以及在宫廷氛围中濡染形成的审美趣味与世俗心态，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歌关注。尤其是，专擅太监为抬高身价的附庸风雅更使士人进退维谷，对抗者致祸，委蛇者尴尬，攀附者失德，于一代诗歌并无提倡之力，却有摧残之实。”^[1]这是目前就明代宦官对明代诗歌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专题、专人研究

因为文人与宦官有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关系，由政治交通，进而影响到文学活动，尤其体现在一些专题、专人研究中。如台阁体与三杨、李东阳与茶陵派、前七子与复古派、魏忠贤与东林党等，这几个方面最为人所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有陈传席《台阁体研究》^[2]，他论述了文人奴性品格的形成和台阁体的产生原因，并认为士人对擅权宦官王振的谄媚行为和依附心态，是受了台阁风气的直接影响。

司马周《茶陵派研究》^[3]，目录中设有一章茶陵派与阉党擅权，但这一部分没有提交论文答辩，正文中空白，仅在摘要中提及要分析刘瑾为首的阉党擅权时期，茶陵派在文学作品中时对局的反映以及各自的心态。文中其他章节也部分地对此进行了一些论说。再者，尚永亮、薛泉《李东阳评传》与薛泉《李东阳研究——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两部著作分析了李东

[1] 郭万金：《明诗文学生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 陈传席：《台阁体研究》，南京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3] 司马周：《茶陵派研究》，南京师大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阳与刘瑾的微妙关系，并认为“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山林情结和仕宦生活的中和之举。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专设一节“反刘瑾斗争及与茶陵派的脱钩”，分析和论述了前七子等复古派成员在反刘瑾斗争中，终于与茶陵派分道扬镳。在刘瑾之乱后，又出现分头发展的局面。

金宁芬《康海研究》，对康海因救梦阳而卷入瑾党，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论说。

胡金望《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阮大铖研究》，对阉党要人阮大铖的二丑人生进行了全面研究。

关于明末党争的研究，有刘勇刚《明末文人与党争》^[1]、杜婉言《失衡的天平——明代宦官与党争》、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三人分别从文学、历史学、政治学角度对阉党政治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研究。

关于明季党社运动的研究，有谢国桢《明清之季党社运动考》、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另，孙立师《明末清初诗论研究》中亦有专章对“晚明社事与文社诸子的兴复古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中都涉及一些宦官专权下文人结社、设院等问题，如反阉党斗争中崛起的社团，以及阉党文人结社与反阉文人互相斗争等。总体而言，学界关于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复社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这里不再举例。

此外，史小军有《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其中多处论及专权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对文人心态调整与选择的影响。

著作之外，单篇论文中涉及明代宦官与文人、文学的直接关系相对集中一些，主要是刘瑾与茶陵派及复古派的关系，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研究也较为细致、充分。如赵中男《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2]、司马周《论

[1] 刘勇刚：《明末文人与党争》，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5年。

[2] 赵中男：《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

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1]（李东阳委曲求全的苦闷心态直接来自刘瑾的压力）、田守真《杂剧〈中山狼〉本事与李梦阳、康海关系考》^[2]（康海为救梦阳坐瑾党落职为民，时人多做《中山狼》杂剧讥讽梦阳忘恩负义）、齐畅《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3]（大学士商辂为钱能母亲撰写墓志）、谢谦《论明末文人阮大铖的堕落》^[4]（阮大铖依附阉党）。上述研究者主要论述了宦官由于干预文人仕途，进而影响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等情况，这些单一性研究较为深入具体，让我们看到一些更为微观的内幕。

以上专题专人研究中，仅举数例作为代表，但已基本上包括了明代几大擅权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只是目前尚未有人就明代宦官专权与文学、文人的关系进行整体梳理和细致论述，而以上研究成果为这一工作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和文献积累。

（三）明代宦官与宫廷戏剧的研究

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一些戏剧专题或戏剧史专著的整体性论述中。如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徐慕云《中国戏剧史》、徐子方《明代杂剧史》、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张世宏《中国古代宫廷戏剧史论》^[5]。其中孙楷第的著作中有专门的关于宫廷内府曲本创作者的考述，他认为内府本是钟鼓司艺人用来演出，但由教坊司艺人创作的，后来研究者多认可此说。徐慕云、徐子方、张世宏的作品是在进行戏剧史的叙述中顺带

[1] 司马周：《论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明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田守真：《〈杂剧中山狼本事〉与李梦阳、康海关系考》，《西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3] 齐畅：《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史学集刊》2008年第7期。

[4] 谢谦：《论明末文人阮大铖的堕落》，《四川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

[5] 张世宏：《中国古代宫廷戏剧史论》，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提及且略加评述,尤其张世宏的侧重点在于宫廷戏剧史,所以对于明代内廷宦官演戏亦有不少描述。黎国韬则是对历代宦官充当乐官的源流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论说,也同样涉及明代宦官充当乐官一事。这些历时性的研究,使得我们对整个古代宦官参与戏剧活动的历程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

专著之外,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针对性更强一些。

有关于帝王与戏曲关系的研究,如曾永义《明代帝王与戏曲》^[1];有关于宦官以戏曲为工具与外廷朝臣争夺帝王的研究,如谢贵安《论明代儒臣与宦官在皇帝娱乐中的影响和较量》^[2];也有通过宫廷戏曲的发展变化,来反观整个戏剧文化的动态问题,如李真瑜《明中后期北京的戏剧文化》^[3]、荆清珍《明代禁廷与戏曲刍议》^[4];还有具体细致地对明代宫廷演戏剧场、剧种、穿扮进行考释的,如徐子方《明初剧场及其演变》^[5]、汪玉祥《水傀儡戏重考》^[6]、宋俊华《蟒衣考源兼谈明宫廷演剧的武将装扮》^[7]等。此外,另有一些对于内廷演出剧本——内府本的来源和流传以及创作者进行考证的,如张影、韦春喜《论明教坊与内府编演本杂剧》^[8]、郑莉、邹代兰《浅谈明宫廷演剧机构——钟鼓司和教坊司》^[9]、长松纯子《明代内府本研究》^[10]。其中,纯子关于内府本的剧本、剧名、体例、舞台提示、人物登场等给予最为细致、全面的考证。

以上涉及明代宦官宫廷戏曲演出的若干研究成果,既有宏观概述,也有微观考证,但都属于边缘性研究,没有以宦官为主体进行综合性的专事研

[1] 曾永义:《明代帝王与戏曲》,《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0期,1993年6月。

[2] 谢贵安:《论明代儒臣与宦官在皇帝娱乐中的影响和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

[3] 李真瑜:《明中后期北京的戏剧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 荆清珍:《明代禁廷与戏曲刍议》,《长江学术》2008年第3期。

[5] 徐子方:《明初剧场及其演变》,《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

[6] 汪玉祥:《水傀儡戏重考》,《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

[7] 宋俊华:《蟒衣考源兼谈明宫廷演剧的武将装扮》,《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8] 张影、韦春喜:《论明教坊与内府编演本杂剧》,《戏剧文学》2006年第4期。

[9] 郑莉、邹代兰:《浅谈明宫廷演剧机构——钟鼓司和教坊司》,《四川戏剧》2008年第1期。

[10] [日]长松纯子:《明代内府本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